④　《海城县志》卷1，地理志·山川。
⑤　《修五神庙碑文》乾隆朝，转引自梁友三:《缸窑岑的玻璃窑》《手稿》。
⑦⑧⑩⑪⑮⑯⑰⑱⑲㉑㉓㉔㉛⑭⑮海城《侯氏宗谱》，谱书长42.5公分、宽28公分、厚2公分，1982年录于姜照国同志处。
⑨⑭《海城县志》卷2，政治志·氏族。
⑫　《重修三官庙碑记》咸丰元年，碑藏于海城县"三学寺"。
⑬㉕㉖《重修伯灵祠碑序》光绪三十三年，碑藏于海城县析木公社缸窑岑大队第四小队。
㉘　《海城县志》卷5、物产志·矿物。
㉙　《海城县志》卷7，人事·实业。
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㊽㊾　梁友三:《缸窑岑的玻璃窑》(手稿)。
㊵㊶㊷㊸　马克思:《资本论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63年版，第340页。

关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评价问题

曹　月　堂

清人纪晓岚以总编《四库全书》而著称，但他写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却受到冷待，甚至否定。前些年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，多说《阅微》是纪晓岚为抵销《聊斋志异》的积极影响而作，是一部维护封建伦理，宣扬因果报应的反动作品。近年来，此书重又印出发行，亦有一些关于它的评论文章，持否定意见者仍是不少。

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引录了纪氏门人盛世彦所述纪氏对《聊斋》的看法，如实地谈到纪氏对《聊斋》文体的非议以及《阅微》"追踪晋宋"，与《聊斋》之"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"诸问题，但并没有得出《阅微》在思想上与《聊斋》相对立的结论。鲁迅以较多的文字，具体而中肯地指出此书的长处和缺点。说它是继《聊斋》之后，清代笔记中另一部观点有见地、艺术有特色的佳品，非后来的仿效者和其他笔记小说所及，亦不可以"劝惩"之作视之。说此书流传广、影响大不是赖于作者的"位高望重"，而是在于书本身的价值。

不知为什么，鲁迅的看法并未被否定此书者所重视。有的根本不提鲁迅的看法，或虽有提及而不及要处。《阅微》究竟如何？不免成了一些读者难于适从的问题。

一、《阅微》倾向于揭露

《阅微》全书一千二百余篇，可大致分为寓言，故事和掌故见闻等部分。其中，既无纯学术的论著，亦少传奇体的绘写。纪晓岚认为"学问"已为前人说尽，无可再言；少艺术形象的塑造和渲染，是囿于志异旧体而不愿跻身于传奇之列。后一点，自然是他的保守。前一点，虽略嫌偏颇，却显了他独具的高明和卓识。他的肯定、推崇和总结了前人的学术成果之同时，看到千年"古学"已无新意可求，认为应该另辟新路，这实是难得的远见和勇敢。《阅微》这部不涉学术"，不计"风骚"，唯社会习俗而微察洞见的笔记小说，就是作者蹊经新辟的实践和努力吧！

作者是封建时代的官僚文人。无庸讳言，其思想的局限是明显的。书中有很多表彰孝子节妇的篇章，记录和渲染了因果报应的谬说，这都是纯粹的糟粕。但这只是此书的一方面，不是全部，也不是主要倾向。主要倾向应是鲁迅所提出的"测鬼神之情状，发人间之幽微"

和“且于不情之论、世间习而不察者，亦每设疑难，揭其拘迂”。

作者冷眼窥世，上自官府学宫，下至市井村野；既着眼于无识之辈，亦留意于士夫道学。除朝廷之外，笔锋无不涉及。搜集的事例不厌其烦，成篇的故事，则多富典型意义。可能是为了不罹文网或是为了剖析的方便，多以世情取喻鬼狐，以人间借寓于阴界，使此书披上一层浓重的迷信色采和鬼狐气。

对官场的揭露所用篇数最多。或写吏之贪暴，或斥官之虚伪，笔笔皆触痛处。有的虽表面看来不是万丈怒火，但却有着知情人大揭老底的痛快淋漓。其暴落之深，指斥之准，非一般咒骂所及。有时，作者似嫌曲笔绘形不足泄其愤，就仅借鬼神之名，乐得骂个痛快。骂之不足，则厉言诅咒之。下边两段，足可定作者执意骂官，攻击整个官僚制度之“罪”，而绝非对个别人的嘲讽。

其一，借文昌司录神之口说凡“仕宦热中者”，必损削寿禄。因为这些“官迷”“其强悍者必怙权，怙权者必很而愎；其孱弱者必固位，固位者必险而深。且怙权固位是必躁竞。躁竞相轧是必排挤。至于排挤，则不问人之贤否，而问党之异同；不计事之可否，而计己之胜负。流弊不可胜言矣。”（卷五）

其二，借地狱冥吏之口说“其最为民害者，一曰吏、一曰役，一曰官之亲属，一曰官之仆隶。是四种人无官之责，有官之权。官或自顾考成，彼则唯知牟利，依附草木，怙势作威，足使人敲髓洒膏，吞声泣血。四大洲内惟此四种恶业至多。”他们死后要充天魔之腹，以示严惩。（卷六）

对龌龊世态的愤慨是此书的另一侧重方面。作者搜集编选的事例繁复而不胜枚举，其意不在搜奇，似在借之表达他的社会观和抒发胸中的怨愤，故多发骇俗惊世之言。如借狐友之口说“天下之大，孰肯以真形示人者！”（卷二四）如写某人生前不愿做官、死后不愿脱生，当了阴官又弃职归墓。墓居不堪鬼间之嚣杂争夺、最后只好遁人岩穴做个鬼界隐士。自言道：“虽悽风苦雨肖索难堪，较诸宦海风波，世途机阱，则如生忉利天矣！”（卷六）前者是说人皆有伪，自然是不得不伪。后者是说凡有官有人之处，无论阴阳两界都不可与居。这虽涉厌世主义之嫌，却是对黑暗现实的深恶痛绝之情。书中没有对光明境界或世外桃园的憧憬，所有的多是这种对现实剖析，痛斥和奚落的文字。作者不是，也不会是新阶级的代表，不会有革命的思想，但这种来自黑暗中的牢骚和愤激，不正是早期启蒙主义的先导和诱发吗？怎可说是有利于对封建制度的维护呢？

书中成趣最多的是对道学先生的取形。除了一些涉及清代经学上的汉学、宋学之争以外，都是揭露道学先生的浅陋、虚伪和迂腐害事。

要之，《阅微》是一部故事化或志异体的讽刺之作，堪称一部用意宏远、下笔有致，概括一代腐朽、卑陋之物的百丑图。即以文体而言，虽其篇章过简，形象仅具，情节略于曲折，但其抒发明快，笔力遒劲，自有独到之处。鲁迅说它“叙述多雍容淡雅，天趣盎然，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”者，正是对其艺术技巧的肯定。

二、有关鬼神和认识论的讨论

《阅微》富于掌故见闻，但究心于科技者不多。纪氏不是自然科学家，其学识不在于此。全书以志异搜奇为体，凡罕见之物，不解之谜，尤其是那些为理学家矢口否认，视而不见之事，一概录之。这实则是对“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”的挑战。关于一般趣闻异事的载录有方

柿、地火、泉水、地风、药石以及边远民俗等等，这对于地质、博物及人文历史的考察不无参考价值。再如，寻求沉河石兽的讨论、某官巧断谋杀案等等，都是对人颇有启示的故事，显示了作者思想的活跃和求实精神。

志异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奇迹仙踪的讨论。这是在认识论上对理学家的发难，而不是对神仙之说做有意的渲染。书中载，西藏其绝壁上有大悲咒刻石、承德双塔山上有菜畦居舍等等。作者对之不做进一步的追究和考察，只说“是非人力所到、不谓之仙踪灵迹不得矣”，自然是错误的态度和结论。但继之而言：“耳目之前，惝恍莫测如此，讲学家执其私见、动曰‘此理之所无，’不亦慎乎！”（卷一九）他还说“天地之大无所不有，宋儒每于理所无者，即断其必无，不知无所不有即理也。”（卷六）他所指的讲学家或宋儒，不是具体某人，而是整个理学体系的“理外无物”、“心外无物”的认识论。表面看来，似乎失之武断或强加于人，而就其试题实质而言，却恰中理学体系的要害。

当然，书中这部分的内容相当混杂，可谓瑕瑜互见，良莠并存。特别是有关鬼神的讨论，尤须细细分辨。有些是纯属破除迷信的故事，《不怕鬼的故事》一书就多取之《阅微》。有些是对一些所谓鬼神之迹的解迷和批驳。如对风水吉壤说的驳斥，对于尸动现象的解释，都富有科学道理。有些虽然没有做出正确解释，却也提出了有力的质疑。如对托梦，他说：“且天下之人如恒河沙数，鬼神何独示于此人；此人一生得失亦必不一，何独示梦于此事？且事不可泄，何必示之？既示之矣，而又隐以不可知之象，疑以不可解之语，是鬼神日日造谜语，不亦劳乎？”（卷二一）有时他确由于无知而做了迷信的俘虏，如说“然回煞形迹，余实属屡目睹之，鬼神茫昧，究不知其如何也！”（卷五）但他不是宗教迷信的宣扬者，不过是老老实实地表现了对一些“鬼神之迹”的轻信和迷惘罢了。他不愿意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，做断然否定，实则视而不见的表态。对鬼神，他是有信有疑。如说“人死者，魂魄隶冥籍矣，然地球圆九万里，径三万里，国土不可数计，其人当百倍中土，何游冥者所见皆中土之鬼，无一徼外之鬼耶？其在在各有阎罗王耶？”（卷七）

纪晓岚的鬼神观动摇而含糊，自然是他的不足之处，而他诤然争辩，反对以“理”断事之有无，反对否认不解之物的存在，则是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。他说“天下之理无穷，天下之事亦无穷，未可据其所见，执一端论之，”（卷二一）这是其认识论的完整表述。当然，就其总体而言，和近代科学的认识论相比，有着历史性的差距，他不过是继承、维护和发挥了孔子的“君子于不知，盖阙如也”这一朴素唯物论倾向的治学态度罢了。

三、对理（礼）教的批判

清代经学中之纪晓岚，素有右汉讥宋之嫌，人们多以其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的一些评论为据。《阅微》中也有几篇显露这一倾向的寓言。与纪晓岚同时而又过从甚密的戴震就曾大声疾呼“酷吏以法杀人，后儒以理杀人。”纪氏虽远不及戴震之激烈，但在《阅微》中对“理”之害人，也有态度鲜明的指责。对此，绝不可归之于“右汉讥宋”，或说他适应了最高统治者对理学家也时有褒贬的口胃。如他在一篇爱情悲剧之后，提出了贞节与爱情之别，赞许和同情了不为守节而死，仅为爱情而殉的妇女。如在两篇甚为动人的故事里，以传神之笔，描绘了两个敢于越礼的女性。一个是渔家嫁娘，在飞浪倾舟之际，不顾新妇之仪、破簾而出，把舵牵索、折戗飞行、救了全船人的性命，也使婚礼吉时得以不误。一个是被诬告与人私通的待嫁之女，在无法申辩的困境下，毅然自奔婿家“阖户驰服，请姑婆立验”，从而声名和婚

约得以保全。作者说，此二女均以越礼而得生，可见“讲学家动以一死责人，非通论也。”（卷一三）

另外还有节孝不能两全，奉老与保嗣难以兼顾等等，无不是对固执于“理”或责人以“理”者的批驳。

最后谈谈关于显宦和御用文人的问题。纪氏一生为官，位至礼部尚书，协办大学士，自然是汉族士大夫中的显宦。他的文才极受乾隆皇帝的赏识，一生中写下大量恭逢迎合“龙心圣意”的诗文，当然是个御用文人。以此而联系到《阅微》中的议论和倾向，除了说明纪氏本人也是不肯“以真形示人者”之外，能有什么值得奇怪或不可思议呢？统治阶级中之人物，竟能写出揭露甚至抨击统治者的文字，恐怕不是罕见之事吧！且不说在一定的条件下，统治者的营垒可能发生破裂性的分化，即使统治者中的善于适应形势和明哲保身之士，也不会没有一些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的牢骚和腹非，特别是在政治腐败，弊端丛生的时代。而且一些善于处世之士，往往正是洞察世态的明眼人。他们并非都是守口如瓶或噤若寒蝉，有的往往借匡时救世、劝惩人心之言，或直或曲，或明或暗阐述了自己的观点，发泄了郁结的愤懑，自觉不自觉地抨击了封建势力。通观《阅微》，不难看到，纪氏正是这后一种人。

总之，我们如不纠缠于什么与《聊斋》相对立的动机，而考虑到“孰肯以真形示人者”的委曲；如不只着眼于书中的糟粕，而真能从全书内容出发，做总体或主流的评论，《阅微》应予基本的肯定。当然，《阅微》不是直笔史书，也非公然抗议之作，充其量只可算作对黑暗腐朽之物有所抨击的牢骚或私语，且用“劝惩”的外衣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即全书一千余篇竟没有一篇是颂扬之作，似乎有愧于“盛世”或缺乏对“盛德”的感情。如此，从观察或研究“一代盛世”着眼，它最少能在总的意向或看法上，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，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。

《清代人物传》选载

·编者按·

《清代人物传》上、下两编是一个大型协作项目，全书初步估计二十卷以上，入传人数约二千人，预定1990年基本完成。为了听取意见，帮助改进和推动工作，我们特开辟《〈清代人物传〉选载》专栏，本期发表何龄修同志的稿件，介绍《清代人物传》上编编写缘起，并选登上编第一卷（王思治同志主编）的人物传记。以后还将介绍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，继续选登人物传记。